

於預定的目的。因勢的社會，其行動基礎建立於試試錯錯(trial and error)之上；從許多零亂的動作之中偶然得到種種適應，其最為成功的適應遂凝結而成為社會的習慣。宰制的社會，其行動基礎建立於理性之上；依據過去經驗的結果，利用建設的想像以選擇其目的與手段，而鄭重的向其目的以推動進展。

社會的自己宰制作用，其程度微細，幾等於無。歷史上的各個社會，多是紛忙於扶危救急，補苴罅漏，一代又一代，以滾向前去。因而人類的幸福發生可怕的悲慘，人類的生命遭受種種的浪耗。因勢的社會之演進，對於人類的一切價值，往往發生可傷的損失。一千年的經過可以毫無進步；數百萬的犧牲，可以一無所得。如爲靜止的因勢社會如中國者，則數千年來常常蒙受馬爾薩斯(Malthus)所謂的飢荒與癟疫之懲戒。如爲動的因勢社會如希臘者，則其光明的前途，可一變而爲黯淡的久不實現的希望。在前的人雖懷熱烈的希望，而在後的人反愁慘的過渡黑暗的生活，此歷史上數見不一見之事也。皮里克利斯之後而繼之以衰落的希臘，奧古斯都(Augustus)之後而繼之以黑暗時代。文藝復興運動與人本主義運動之後而繼之以三十年戰爭。十九世紀即馬爾文(Marvin)所謂的『好望時代』(Century of Hope)者而繼之以世界大戰。社會終有成爲宰制的之一日乎？

古代名人，如柏拉圖與伊拉斯莫斯(Erasmus)者，皆曾有宰制的社會之觀念。柏拉圖憂慮詭辯

學派及其他個人主義者足以危害雅典之前途，故草成其教育計劃，惜乎未能加以施行！此後雖時有教育哲學家懷同一之論調，但直至今日社會哲學與科學運動之發生，宰制的社會之一觀念始行顯著。欲預擬理想社會之模型而使社會的演進自覺的走向於其鵠的，誠然是一大雄圖；然而社會的實體可以受人研究而且日益屈伏於人心的威權與指導之下，故社會科學家與教育家必當毅然擔負此項偉大的企圖。

欲盡教育的宰制功能，對於在社會演進中的現有形態，必須加以估量，於其不良的形態，當藉教育歷程，以糾正之。故於聽任自然則必將型成的社會制度以及為人類幸福計則必應有的社會制度，應當加以鄭重的比較。今日之教育者，如能近似的預擬明日所應有的制度，則在適當範圍之內，可以變化少年心理使其成爲適於明日制度之模型。

例如現代家庭生活的缺點，若用教育之力，使下代國民（尤其是女子）對於多數婦女投身賺錢的職業保持懷疑的態度，更使其較能了解治家之中即含有社會服務的意義，又使其略能應用科學與美術的知識於持家與育兒，則未來的家庭生活未始不可以大有進步之希望。又如現代的工業制度，其中弱點，本屬不少。若學校教育對於少年，能揭示其弱點，更能增進其職業效率，又能養成其對於貧窮與奢侈之健全的態度，養成其勞資合作之明敏的信仰，培植其要求實施社會政策以平均機

會之慾望，則現代經濟制度的弱點，必然可加以糾正改革也。

吾人的時代，是缺乏先例可循的時代。科學的發現，技術的創製與夫民治的理想，於前世紀中，已使吾人所居的世界大異於從前，致使從前的格言，理想與原則，往往不能適用於今日。故欲評量現代的興趣與趨向，其事頗為繁難，欲使判斷正確，決不可忽視問題所因而困難的新生「變動素」（variables）。

現今的趨向究將導引吾人至於何地乎？是為最有趣味而又最有裨益之問題。吾人及吾人之後輩果將走入如何之世界乎？時人喜談現代的機械設備，如大船大橋，隧道，運河，飛機，無線電之類，確屬驚心炫目，可稱大觀。然而凡此一切並不能構成高超文化，祇是使高超文化有產生之可能而已。唯有機械所給予人類之服務與滿足乃為眞文化。故重要的問題，乃在於此等機械能否使人過活較為豐富充實的生活也。

現代既已應用科學以創造力量（Power）並改進實業的技術，從而每人的生產率大為增進，物質的生產日益豐富，個人的享受似乎應該充裕。且亦似乎應有餘暇以從事美術的修養。醫學的進步，似乎應能防止病菌的傳染。交通的發達似乎能便利知識，文化之傳播。民治觀念之流行，似乎應能獲得前人所未夢及的自由與平等。如果僅須依賴大批製造原料使成消費品之一點，則以上種種皆確

可實現；但是其條件決不止此。吾人已能充分控制人性與社會組織否乎？假如吾人果能指導自己，吾人又將用以何所作爲乎？除怠惰邪僻外，一無所好的兒童，利用其自立地位與資產以競爭奢華而忽棄家庭之婦女，視實業民治主義祇是怠工鬥爭的機會之工人，視自由爲不守法律縱情爲惡之公民，皆所在有之。再且美術與運動果爲民衆在閒暇時之所需要乎？恐其所樂於從事者祇是狂蕩的演賽與罪惡的娛樂而已。閒暇與財富如果祇是博來卑鄙污穢，則吾人的基本制度終久唯有歸於崩潰，人類的知識資源終久唯有歸於窮乏而已。如欲新的境界果真成爲其可成的境界，則對於大多數民衆所有的慾望必須加之以再度教育。今日之事果能如是乎？

歷史證明：一切轉變的時代，皆是問題多而且危機大的時代。今日又何能逃爲例外？女子的新地位與離婚的權利已經危及家庭制度。舊神學，至少受過教育的人，不復相信；而教會問題亦已成爲爭論的對象。至於國家，則或者努力造成富豪寡頭政治，或者企圖實現無產階級獨裁，兩種趨勢果能依理性以調和之否乎？私產制度，既因賦稅的方式與政府的規則而喪失其若干固有的特權，社會主義又復坦然否認其基本的理論。社會的一切事情，皆在變遷之中，祇因吾人捲在變動的漩渦之內，故不能覺知其變遷之大。變動的結果究將如何，無人願意貿然預斷，不過依歷史的教訓，變動時期，對於後代，極有關係。歷史上固不少社會之衰亡，其例甚多。而在混亂破裂之史頁以前者，又每每是成功創造，

變動之黃金時期，吾人甚願歷史之不復循環重演也！

人口問題，亦大殺風景，過去百年間，人口增加額之大，真無前例之可比，然而報酬遞減法則並不因技術的進步而消滅。養活一人，需用兩畝（acre）半土地，直無法以打破此限度，而不論科學家之如何努力。醫術與衛生日益進步，人口死亡率銳減，所以人口生產率雖在文明各國一律降低，而過去百年間，西方人口增加的速度仍然十倍於前此之任何時期。誠然新交通可從人煙稀少的區域轉運食糧於人口稠密的城市，新機器製造可使城市償付輸入食糧的價格。但是稠密區域的過剩人口，被誘於人口稀少糧食有餘的地帶所表現出的虛偽興盛，遂逐漸移植於其中，迅速增加人口稀少地帶之人口，終至全無食糧可以餘剩。依據第一流學者之估計，美國人口之飽和點（saturation）即在一代以後，全世界的飽和點亦不能遲過百年。歐戰的基本動因即由於歐洲人口之過多；遠東的人口過剩亦且危及遠東的和平。人口多而食糧不足，則勞働競爭起，而工價低，生活標準亦下落。從而財富集中，民衆之啓發受其阻礙。人口生產率反因而加速。結果，階級的區別與衝突必然日益尖銳。又因過剩人口之壓力，國際戰爭，亦必發生。所以在新世界的初頭，吾人出門便遇見馬爾薩斯之幽靈也。

再察實業制度，其缺點亦復重重。實業制度的目的應在生產，而其實際的動機則爲利潤，二者常常不能調和，其有意的目的爲一部份人的利益，而非民衆全體之幸福。利潤制度保留多數失業勞工

以節制工資標準；因爲勞動的需要如果超過勞動的供給，或者與勞動的供給相當，則工資必然繼續增高以至於無所謂利潤，而全部的工業組織遂不能不歸於停頓呆止，破毀無餘。其必至的結果今已暴露不少。例如一方面財富集中，一方面貧窮日益擴大嚴重而固定，其副產品則爲愚昧與高度的人口生產率。如果此等結果可視爲現代生活的徵象，則其原因必當視爲有害於社會的諧和與夫累進的幸福。學校監督者負有監察現代無情的物質主義之責，必須與新時代之黑暗勢力拚命惡鬥。

吾人的時代，處處富有明爭暗鬥。富有的人與貧乏的人，其衝突在今日已不可抑制。貧富之爭，由來雖久，而在今日則出之以新形式。工業民治之爭乃繼續政治民治之爭而來，若進一步言之，則係繼續宗教自由之爭而來，其鬥爭之進行，已數百年矣。在過去風波迭起，在未來何如，則當視公衆能否製定公正的仲裁法而強制執行之耳。鬥爭若不能用腦力與選舉票以解決之，則必用鎗彈與鮮血以謀解決。前人的愚昧必爲後人的鮮血所補償。未來之事，誰敢預斷。國際情況，因交通與商業的擴大，危險地帶日益增多，衝突勢力日益加大，更加人口密度的壓力有增無已，現代之人似已失去其創設弭兵機關之良好時機矣！若非盲目的樂觀派，對於瀰漫世界的大戰爆發物，決然無有不能覺識者。

新社會必然成功，因爲人類先天的需要早已確定其成功。所餘的問題祇是其成功也，將依平和的方式立即獲得之乎？抑將經過長期的戰爭紛擾使人心慄神傷然後獲得之乎？吾人之子孫將如中

歐之人捲入於血流之中，而餓死於飢荒之下乎？試爲設想現世的勢力，徵象與趨向，果成如何之狀況，則民治之失敗，實業之崩潰，乃至暫時退化成爲半野蠻的人類，實在並非不可思議之事。歷史的先例，並不缺乏，所不同者，祇是現今進步或退步的可能性，皆較從前爲大而已。所謂進步的西方文化，果將重演歷史上剝削與悲慘，戰爭與革命的悲劇而隨之以一時的退化歟？抑吾人猶能永久解決平和繁榮，與進步之間題乎？欲使歷史的悲劇不再開演，則唯有急遽努力以使教育成爲宰制的——倘若吾人有此能力。

景象誠然不佳。但是吾人希望與樂觀的基礎，大可以建立於過去百年間教育的發展之上。其教育的發展，直爲歷史上所從未曾有。吾人祇須繼續其發展，並指導其入於正當的方向。在一切人中，唯有教育政治家，不可茫無所措。教育政治家應當迅即草成足以創造合理社會的學制計劃；因爲合理的社會，必須已有相應於其社會之學校，始能出現，存在，運行也。有如何的學校，即將有如何的世界。社會領袖所遭遇的最大責任，即在乎此。有許多勢力，或起於短見的自私，或由於完全的愚昧，皆足以阻礙教育的發展。民治教育的工程師若消極的順受此等影響，或不明定足以平行高超文化的新教育大綱，則無異於自動的有意阻止社會之進步也。

使社會能自宰制的責任，繫於社會科學家與創定教育政策者之身。社會科學家應努力發現必

要的事實，一經發現教育者即須灌注於公衆心中。故教育者必須熟悉社會科學上的種種事實。教育之宰制的功能，完全繫於教員所受的專業訓練。對於教育者忽視科學與其不諳教育之宰制功能，無須用統計的研究以證明其間相關度之高大。教師如果祇是辦理學校，則僅僅研究赫爾巴脫（Herbart）之教授階段，學習歷程之心理，與夫測驗統計可也。然而在教師辦理之事業中，學校祇是其次要者。教師實爲辦理世界之人！司令與國王，政治家與外交家，官吏與牧師，皆曾各有其烜赫的時代。現今則已入於教育者的時代矣。

第七章 時代精神之迷惘

教育欲盡其宰制的功能，必須對於現代的問題加以客觀的考論。各國歷史的社會莫不各有其特殊的迷惘，換言之，即莫不各有其普遍流行而無人懷疑的特殊信念。是等信念所流行的社會，即以是等信念爲其社會之特色，而構成其社會之時代精神（zeitgeist）。

例如十七世紀之新英格蘭。其崇信者爲法律與果報之神。現世的生活，虛空無常，其意義須求之於彼世的永生之中。人生的要務，祇在洗滌生有的罪惡。視快樂爲罪惡之隣侶，故其生活嚴肅威厲。禁忌審美，壓制歌唱，更無所謂美術。兒童生活極其苦重。遊戲視同放肆，去乎罪惡不遠。懲罰嚴厲，殆非今人之所能置信。然而凡此一切，在當時皆依社會的感染而流行，人人皆承受之而視爲當然。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初年的新英格蘭人，其人生哲學固如是也。彼輩戴着藍色眼鏡，故覺其所見的人生與世界一切皆爲藍色的而毫無疑問。是即其時代精神之所在。吾人今日從客觀的立場以研究之，固覺其祇是一種零碎不完之人生哲學，但在生存而浸潤其中之人們，環境中既絕無資料以爲比較的基礎，故對之而爲批評的抵抗，簡直是絕不可能之事。今日從事研究的人，如欲真能了解當時之人，則必須充分利用想像以使自身完全汨沒於當時流行的信念中，而一如當時深信此等信念的人們以觀察。

此等信念。

竊意凡經存立的一切社會，皆可依同一的情狀以敍述之。各個社會，皆依社會遺傳與暗示之力，而流行一種社會生活的程式與理論，在當時當地之人視之，固爲絕對正確無可疑議者也。然而實則零碎偏倚，不完全，不平衡；其中有許多信念是不健全的，有許多作法是有毒害的。時代精神各有其迷惘（Obsessions）。吾人之時代，當然不能逃爲例外。吾人之迷惘，果安在乎？吾人所不曾置疑的危險的謬見果何如乎？

此項現象之說明，在於社會的暗示。社會的暗示，將眞理謬見，籠統輸入之於人心之中。於社會心理中之所流行者，吾人一概接受之而無所辨識，則眞理之並泥沙而齊下，自爲必然之勢。吾人對於事理之信賴程度，適與不事批評輕易置信的程度，成爲正比例。兒童的確信繫於其師長的聲音顏色之表示。即在成人對於人人承受的信念，亦無懷疑之可能。人類正如羊羣，其思想隨羣從衆，而莫能自拔。信念是羣衆的動作。無論信念之健全不健全，通常個人皆爲時代的奔流所捲徙以去。個人獨創的見解，多數皆不過從兩個以上之小羣（sub-group）選擇其一羣的意見而已；且其選擇之決定，又每每繫於其所偶然和同者，究爲某一小羣。

一切精神傳染病，乃是自然的結果。公衆之所樂受者，顯然祇是大家同被欺騙，煽動，震驚而已。正

如驚惶失措的羊羣然。人類在政治意見的野場中，時而奔東，時而奔西，完全追隨宣傳狗的狂吠之所向。如是奇觀，便是所謂的民治！

知識界亦不能較優於民衆。聳眉深思之輩，合成小羣以流傳見解，自命爲非外界所能參與，實則去離理知的獨立甚遠。在表面上最爲成功的著作，照例不過複述著作羣衆中流行的意見，而不論其如何謬誤。著作愈能迎合民族的自欺心，或愈能迎合理智上獨立創造的嗜慾，或愈能迎合現代不當的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所引起的不正的兩性要求，則其著作之成功即愈易烜赫。欲在時代文藝界的佔一席地位，必須響應時代精神的迷惘。如能若盧梭（Rousseau）然，成爲重要運動之喉舌，則其人必且名垂不朽。盧梭的著作，絕少獨創之見，並多謬誤之談，祇以當時民治時機在法國業已成熟，盧梭能從而鼓盪推動之，故遂風靡全國。知識界最易玩弄的騙術，莫過於對傳統的軌範，揣摩世人之所欲言，而諷刺之，詛咒之，高呼打倒之。理智上的領袖資格，存於巧妙的追隨其信徒，並詔諛其信徒輩自命真知灼見的慾求。最爲可笑的幻想，莫過於愚而自是的成見。現代之所迫切的需要者，在能辨識何者係舊而且壞，何者係舊而仍好；其需要之迫切更甚於此者，則爲對於必須廢棄的舊物應有積極的建設，以代替之。破壞的批評，縱極伶俐，在多愁多難之今日實已飽聞之矣。

專業界與科學家，在其專精範圍內，同樣發生精神傳染病。權威是其所以發生之一大因素。新的

出品，如係來自地位低微之人，而僅就其固有的品質以衡量之，則殆無人注意及之；若係出自地位崇高之人，則必瞬即風靡全國。各專業界之羣衆心理皆似充滿專業的成心。科學家能使其狹小零碎的問題成爲流行的時髦品者，蓋決非依科學家固有的德性而能使其然也。教育界尤易陷於此等現象。其原因一半係由於欲對彼並不簡單的問題速得一簡單的解決，一半係由於小人物欲攀登高處之嫉妒的雄心，另外一半則係由於純粹的摩倣與社會的暗示。教育上的時髦品，如五段教法，如設計教法，如道爾頓(Dalton Plan)制，皆曾盛極一時，最近期內之最爲時髦者當首推心理測驗。然而心理測驗似已表現日中則昃的徵候，而將遺留若干永久的貢獻，同時亦且留下不少的傷痕矣。

對於是項不幸的羣衆運動，將有何策以救正之乎？唯一的答案是從社會心理中移去一切愚昧。愚昧而未曾廓清，則無理的精神傳染病即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在變動的時代，因新舊信念之衝突，精神傳染病尤易發生。救濟之法，唯有開明(enlightenment)。吾人對於暗示能具有懷疑的抵抗力之時，生產固然重要，知識的分配亦復同等重要。受過教育的人，尤須認識是項傳染病之流行而採取合理的方法以預防沾染。爲抵制專業上的成見與時髦計，宜於各方面的知識，儘量的廣事涉獵——尤以教育者爲受益特多。

上面說明精神傳染病，意在解釋社會的暗示，時代精神之迷惘固由社會的暗示而產生也。現再討論今日時代精神的迷惘之所在，並指明教育者對於流行的信念必須保持建設的懷疑態度。蓋因愈受崇信的信念，每每即為愈需反動的教誨以資糾正的信念也。

第一迷惘是變之成見。在變動頻繁迅速之時代，其哲學與教育必須努力解決社會的安定問題，在變動的時代，最大的危險，乃是變之成見，變之成見往往改變其無須改變者。變之為事有時不僅不是進步，反使歷久不磨的基本大道因而崩潰；於是社會的綱維墜弛，文明的退化發生。從歷史上看來，在變動時期，如是的現象從來未見不曾發現，祇有程度問題而已。希臘皮里克利時代之後與夫中古文藝復興時代之後，皆為顯明的實例。

誤認破壞的變革為進步，其理由有二。第一是因為由變革而產生束縛之解放。束縛當然激怒人性的頑強血氣，且其束縛無論是來自專制者的妄念，是來自習俗的故轍，抑係來自風尚(Fashion)的命令，往往毫無存在之理由，徒足以使人感受高壓而已。自由頭腦的人於是歡迎解放，而視解放為進步。社會學上的文盲，不知辨別束縛之種性，亦不了解有用的束縛之功能。變之成見遂與過度的個人主義（此為現代之又一迷惘）相結合，而陷溺世界各處之人心矣。

第二理由是包舉名詞的謬誤（The fallacy of universal term）。其錯誤的推論約略如下：時代在

變動；變動顯然是求進步的。結論若爲「變動即是進步，」其中已有破綻；倘更推演爲「凡變動皆是進步，」則大謬矣。因有此大謬的推論遂基於時代正在變動的理由而督促破壞的變動，祇須變動，一切不計；以視反動者流，基於變動太多之理由懷疑一切變動，而要求返於故常，兩者之失蓋不相上下。吾人今日所需要者，在於各個變動皆一一分別研究其是否適宜也。故步自封，非也；喜新厭舊，亦非也。

第二迷惘是過度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民治主義的副產物，民治主義，用個人主義以說明自身存在的理由。個人主義又從現代物質的繁榮而得其鼓勵，蓋因物質繁榮而後個已放蕩的資料乃能具備也。既依此等原因產生之後，個人主義遂藉暗示以流行，深入於注意闕之下，欲加以懷疑的審核，簡直是一種心理的不可能，且復在潛意識中具有假設的功能而成爲吾人一切推論之大前題。民治運動具有此自衛的機械（defense mechanism），且此自衛的機械發生過度的作用致使人們認爲在民治的社會組織中人人可以任意行動，而認定強迫的拘束爲侵犯個人的自由，無異於野蠻社會的作爲，並且鼓勵各人脫離民族積累的經驗而獨立判斷，不問其人之爲智爲愚。十九世紀以來工業上產生的財富分配不均，政治上的行政效用薄弱，宗教上的不應用耶穌教訓於經濟關係與國際關係之中，道德上的分崩離析，教育上的柔弱訓練，藝術上的怪態百出，皆過度的個人主義使之然也。現代生活，因分工之精密，因生活之城市化，因人間關係之複雜，人與人之互相依賴，實有增無已。且就社

會心理學以言之，個人人格之型成，必須憑藉社會遺業以爲其資源。社會遺業本爲公共的所有物。個人精神之發育成就，必須得之於參與社會精神之中。分離獨立的自我觀念乃是一種幻想。時至今日，吾人於此十九世紀的見解，既須了然於其危險，復當恍然於其謬誤，而亟思所以糾正之。吾人之文明，若欲逃乎此而又不入於武力的獨裁，則教育者尤不可不審慎從事焉。

現代的第三迷惘，是信賴現代經濟秩序已臻圓滿。此項信念當然是制度的副產物。事先計劃一種合理的制度，然後從而實現之，歷史尙無其例。一般的事例，皆是先有制度，然後從而說明其理由，尤其對於作用不良之部份必須充分解說之。所以適合於惡劣現狀而且足以使其似乎公正之學說，亦爲文明中的一種迷惘。斯密亞丹 (Adam Smith) 的學說昌明之時，其學說所解釋的家庭工業制度已在日就衰頽之中。工業革命之後，在舊規律之下推行新制度；舊規律愈不公正，則釋說之必要愈爲迫切。斯密亞丹之政治經濟論與馬爾薩斯定命論，正足以辯護新制度之不公正，故時人皆從而把住倡導宣傳之。時日推移，遂儼然型爲一種經濟的宗教矣。瓦全世紀之中其勢力之擴大，未嘗停滯。結果在商場上，人人皆認定求利的動機是推進現代工業的唯一動機，由現行制度所生的報酬，是自發的不可避免的，並且極爲公平的；並且人類其他之一切興趣與活動必須退居於求利動機之後，否則生活必且停滯。此等商場的信條，乃屬於時代精神迷惘之一類。教育者欲擔負救援社會之責任，對之決

不可過於信任致不能保持批評的懷疑態度。

觀此三大迷惘，便可恍然於本代生活有加以客觀的估量之必要。教育家如欲爲下代子女竭盡其宰制的功能，則必須採取估量的態度。如果教育家亦爲時代精神的迷惘所迷惘，則必依其迷惘以創製學校程式，是何異對於現代愚昧之火焰而益增燃燒之料乎？如果教育家能保持明敏的客觀的態度，以估量現代流行之主要目的，則其所創製的學校程式必能阻止或且糾正流行的謬誤。教育家的心靈必須保持自由的狀態，否則吾人終必不自由矣。

第八章 依社會參與以行教育

社會歷程不僅是學習歷程之結果；社會歷程又即是教育歷程。依藉社會歷程之參與，少年們附帶的學得社會歷程所藉以進行的種種精神資料。依着社會歷程之參與，各個人即真正的受其教育。「大學校」(the great school)畢竟是真學校。各個人人格所由型成之精神資料，十之八九，皆得自「大學校」之中。學校教育不過供給社會歷程所不能充分教授的種種知識而已。在社會心理學中，教育歷程是社會歷程，本是一種基本原理，目前教育界已能逐漸認識了解之。於其含義，若能充分認識，則教育理論與教育實際上之許多暗礁必能一掃而清除之。最為重要者，是此項原理能表露學校以外的各種社會機關皆各有其教育的功能；教育如欲盡其最大的，廣偏的，有效的宰制功能，對於此等機關，必須建立實效的聯盟。學校的效率畢竟繫於學校與此等機關之關係中，教育政治家的問題畢竟大於學校行政事業遠甚。

真正的教育歷程是社會歷程之參與，前面本已言及，茲仍有申述之必要。語云觀人於其所友。敍述個人所交往的小羣，即等於說明個人的人格與品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區別品格之方法，固未有更為顯著或完全者也。然而此語仍不澈底，依真理以言之，個人實為其交遊之所造成。朋輩樹立範疇，

個人的人格皆陶鎔轉化於其中，能知個人所屬的社會羣、政治羣、宗教羣、娛樂羣，則可以預斷其人之意見與行動。

語言不但表示個人的思想，語言實創造個人的精神，至少亦係爲個人的精神發育樹立模型。有一概念，即有一字，所以語言反映文化。學得其語言，即爲學得其文化之認識的資本。然而語言之粗涉淺嘗，如今日中學大學之所爲者，則不足以獲得如斯的結果，因其未曾把握語言之真髓（*sprachgefühl*）也。今日之教育學皆反對空文的學習（verbal learning），論其是非，則得失參半。蓋因在字彙擴大之中，即隨有精神上的若干擴大，一個新字之學得，必然含有一個新觀念之輸入也。文字給予思想以形式與界限，因而即使思想明確而條整。亞里斯多德創造一個專門術語，對於科學即爲一種眞的貢獻；學者能控制一種新科學的字彙，則其造就已屬不淺。廣博精深的精神，決不能表現於粗陋貧乏的字彙中，而需要一種涵納甚廣辨析甚精的語言。故於使用進步的語言中，個人即爲民族的理智成就之繼承人。

德罕（Durkheim）有言：『吾人日常生活所用的思考之概念體系，即國語字彙所表現的概念體系；因爲一個字皆傳譯一個概念也。……而且概念是普遍的。……概念並非我的概念，乃我與他人之所共有，無論如何亦爲我之所能傳達於他人者。從我的意識中轉運一個感覺於他人之意識中，是

爲不可能。……人與人間的談話以及一切理智的交通，皆爲概念之交換。概念是非私人的表象（*personal representation*）；人類理智之交通，全賴乎此。概念之性質既明，概念之起源自顯，概念既爲人之所同有，概念當然是羣體的事業。概念既無個人推理的徵記，顯然係爲一種特殊智慧之所造成，吾人可以互相接觸於其間，並可以自取滋養於其中。……凡有一種思想或行動普遍的強加於各人意志或智慧之時，對於個人所加的強迫即可顯露羣體的干與。復次吾人尋常所用以思考的概念，即爲吾人字彙之概念，已如前之所言。所以毫無疑問，語言以及語言所傳譯的概念體系，皆爲羣體推闡活動之結果。語言之所表示者乃爲社會用以表示經驗事實之態度。相當於語言中各要素的各個觀念，所以一概是集團的表象。』

欲明社會歷程之教育作用，亦可依據前面所列的理智資源表，而分別觀察其附帶學習於社會參與者之分量。民俗與慣例係得自社會參與，顯然無疑。外來移民，昧於美國民俗與慣例，學校又不努力教化之，所以美國化運動（Americanization movement）無大成效。

在靜止的時代，理想與信念之學習亦復如是。理想通常是得自無意的摹倣，故中學生所受的理想教誨若不流行於其小羣之中，則未有不歸失敗者。欲使理想的教誨不至被學生視爲「道學派」，則必須指明其客觀的實際的理由——現代理論與實施兩方面，對於道德教誨之認識的方面皆未

能充分注意。兒童之學得各種信念，亦係附帶的得自於其父母及交遊之談話中。信念流傳於諺語，格言，歌謠，國民文學定期刊物之中。兒童耳濡目染，及至成年時期，對於自然，人生與社會的各種問題，皆有其樸素的確信。若為獨立思考的稀有天才，則鮮有不被目為叛徒者。若在思想變動之時代，則其心中必然充滿矛盾衝突。在如是之時代，對於應當通俗化的信念，遂愈有加以正式教誨之理由。

即科學與美術，亦可得自於社會參與之中。祇是不能正確而已！科學與美術之傳遞，最使正式教育成為必要。現代的實業技術，日益精巧，且盛行專門化，正式教育亦不可少。交通的工具，在野蠻社會，祇有語言而已；在文明社會，尤其是在民治社會，著作印刷之功用日大，正式教育亦不可缺。在標準國語的需要或者學習外國文的功用已被人感覺時，正式教育之必要，尤為加大。特是最能說明非正式教育的效能者，實莫過於學習文字之發音辯異，以及成語之神趣，而能察及精微不爽毫髮。

非正式教育是自然的，是自發的；劣等的學校教育則是勉強的，機械的。近年發現種種學說與運動，企圖使正式教育充分同化於非正式教育的精神與方法。所謂引起動機也，團體設計也，社會化的導學也，課外活動也，皆因此而起。預言學校辦法將因此而起澈底革命者，大有其人。此項整個的運動可用杜威的名言以提攝之：即教育是生活，並非預備生活。

此項名言，含有不少的福音。非正式教育是最容易的學習路徑。因為社會歷程是自然的教導歷

程。學習歷程中的材料，方法，教師，目的，一切皆是社會的。其於引起動機，最合理想。福勒伯爾 (Froebel) 社會參與的教育學說，誠爲卓見。杜威及其信徒主張學校內的學習歷程，應當儘量同化於「大學校」的社會歷程，祇須不流於粗疏，亦不失爲卓越之見。

有若干基本的社會學原理，在此項運動中，概被忽視。杜威謂教育是生活，並非預備生活。若嚴格論之，則爲使人退歸野蠻時代，蓋祇有在野蠻社會之中，生活的預備可僅於生活歷程之參加中以求得之也。但在文明社會，認識的資料如是其多，在使用之先必須加以學習，（因爲文明的生活需要多量的預備）故不得不建立複雜的學校制度。且非正式教育所給予的知識，每每失之於太遲。在藉行動以求知識時，第一次的行動嘗試，往往難免失敗，於是浪費遂生。在專門職業中浪費是不能容許的。建立專業學校的目的，即在第一次嘗試失敗之防止。訓練醫生是希望新醫生不致殺其最初醫治之人；訓練工程師是希望新工程師不致使其初建之橋忽然折斷。在此等學校內，預備生活的種種知識，皆依邏輯以組織之，並且系統的以教授之，無所謂社會化，亦無所謂教育即生活。非正式的教育，引起許多浪費，祇因習俗之故，吾人不曾注意。對於浪費，有時視爲習俗而忍耐之，有時早有習俗以防止之。如果兒童失態或盜竊，則吾人所能爲力者不多。祇得加以事後的教訓。至關於流行的信念，則於兒童必須使用信念以前，可用慣行的方法以使其學得之。

在杜威的哲學上，「社會的」與「志願的」兩辭，幾有同一的意義，實爲一種謬誤。「社會的」一辭所包含的主要概念，祇是彼此關涉而已；換言之，即精神的相互感動而已。社會的關係自完全志願的互勵至絕對壓迫的強制，性質極不一致。學校設施之過重志願的一方面，乃由個人主義的迷惘演繹而成。在社會生活中，種種色色的束縛常居於極端重要的位置。絕對不用強制而世事可以進行之說，社會學家絕對無人相信。在吾人之世界，分工組織，極其複雜，努力的目標極其遼遠，本能所受的束縛極爲重滯，機巧的激勸，雖不能免於謬用，終竟是不可廢棄的。再且即令校內學習歷程果能全似社會歷程，強迫之事亦不可少。強迫是人生的一種訓練，社會生活中必然具有強迫。學校若廢棄強迫，使少年們視困難爲選修科而任意避免之，則不但無助於文化實又從而毀壞之也。

再且正式的上學確實是爲預備生活，文化之所以能獲得存留即繫於此。當然，教學的目的多少是遼遠不切已的；當然，引起學習動機多少是機巧不自然的。應當勵行的事，祇是選擇確實有關於人生之教材，依照兒童發育階段分別排列之，對於年長者說明其理由，對於年幼者則在合理的範圍內包以糖皮。使兒童認定機巧的情況果爲自然的情況並無不合之處。用機巧的方法以引起動機，當然不能完全成功，故強迫學習終有必要，雖加之夏楚，亦不爲過。如是，又可以訓練有力的守法公民，決非今日的柔軟教育所能養成者也。

正式教育設置一種課程，將文明生活所必要的知識組織於其中，不似非正式的教育每每遺却重要的條目而不會教導。課程是學校教育的重要關鍵，方法不過是傳習課程的工具。社會參與果能傳習課程之內容，固屬最妙；如果有所不能，則應不惜用任何機巧的方法以傳習之。若認定社會參與爲一種目的而不肯變易，則必遺棄課程中的許多重要部份而不會教習。至使教育上有相當功用的學校反變爲教育上的重大障礙也。

社會參與說之應用於課外活動，即已發現不幸的結果。兒童學習公正的玩耍（fair play）祇有靠玩耍之公正（play fair），是固然矣。但謂此項共同參與的社會經驗係學校進程中之重要部份，則言之太過。學校之所以存在，是因爲在文明社會中，求社會歷程之進行不息，祇有依賴豐富的認識資本之運用。學校的主要任務，正在轉運此項資本。至於供給少年們以社交集合的機會，則僅可附帶的行之。社會的他種機關可以擔負而且並已擔負該項任務，乃是科學、美術、技藝、哲學之教授。偶然的團體運動與社交活動，在現代學校中本不可缺；並非因爲學校的任務在此，祇是因爲不可因上學而妨礙及此。認定課外活動在學校進程中有主要職能的社會學，可謂爲淺薄的社會學。過重課外活動的教育學，可謂爲發狂的教育學。主要的事項祇是課程！

以上討論社會參與之弱點，再請一談其優點。從福勒伯爾以至杜威皆似乎忽視無論人們之智

慧有如何的差別，但是信念，美感，態度，行動，皆應具有相同之點。人們必須參與同樣的制度，同樣的參與（除非關於不同的經濟職分之差別），須用同樣的行動。對於文化上諸種理智的資源，（美術，科學，信念，等等）吾人皆應能同樣的運用之。故吾人的思想，感情，習性實有高度的純一和同之必要。精神的純一和同，係來自摹倣作用。其中含有吾人前面所謂的消極的心思作用。憑藉此項性質的學習，無論智愚皆能相信同一的事理（愚者知其當然之必要，智者知其所以然之精意）。懷抱同一的情態，履行同一的動作。精神若已純一和同，故智愚雖不相同，而羣體的活動依然可能。此類摹倣的學習，通常發生於羣體之中，彼此一齊參與同一的團體設計之時。

因此之故，班級教授，使智愚不齊的學生共學同一的教程，遂產生一種可貴的社會結果。由班級教授所得的羣體經驗，對於愚笨學生所發生的影響，吾人每每絲毫不曾覺察。愚笨學生可因以獲得要略的知識，大概的結論，情緒的定態以及行動的線索，是皆考試之所不能暴露，但能發生作用於其後來的行動者也。其學習的心得固然比較的少，但其活動於成人社會中，其利用科學藝術與信念時，並無以異於聰明的同班學友。此理完全爲流行的教育學所忽視，吾人不可不力圖矯正之也。

討論社會參與，亦不可無一言以及各種制度之教育的功能。各種制度的功能，至少當有一部份係對於參加該項制度的一切份子加以教育；一種制度而不能盡其教育的職能，則該種制度即有迅

速改良之必要。家庭存在的重大理由，便是爲培養子女之德性；凡足以妨礙此種功能者，皆是社會的病態。運動場、戲館、電影院，皆是陶鑄理想與態度的機關，應視爲公衆教育制度之一部份而社會化之。職業而無教育的意味或影響，則根本上是一種不道德的制度。新聞紙應當教育公衆，不當用肉感的文字以陷溺人心，用麻醉的宣傳以摧毀理智，故新聞紙亦當社會化，由公衆支持其財政，如現今之學校然。醫業界應當從事於公衆的健康教育，不當僅以治療爲其職任。其他一切制度皆當如是，總合各種制度，便構成「大學校」。社會改革乃是「大教育學」（superpedagogy）。

第九章 編製課程之社會原理

解決課程編製之間題，最應注意的是平行原理。學校如欲在新社會中發生活潑的作用，構成新課程的種種材料，必須即是新社會歷程中所使用的理智資源。教科的進程，必須反映文化之本身，僅刪去其可依社會參與便能學得之一部份；至於無關於現代社會歷程的種種教材，無論其爲過去貴族的嗜好品，抑爲時髦的有趣設計，當然皆在不應採取之列。

前面分析社會的程式，曾經縷列社會的制度。謂教育應平行文明，即無異謂教育應平行制度。社會的制度是教育的目標。學校乃所以預備少年們在現今制度所有的活動中各自擔任其所受的任務。前面又曾言及現行制度之活動是憑藉現代的理智資源。所以課程應含有現代知識中之一切重要條目；凡足以使制度發生最高尚的作用者，皆應包含之。編製課程者必須審核各種制度，以覘其運行所需之知識究爲何者。

例如家庭。編製課程者先立一最高的家庭生活標準於心中，然後依照理智資源表分別審核各項內的知識孰爲必要，孰爲不必要。應當自問：(1) 欲在新社會秩序內主持優良的家庭，必須能控制何種交通工具乎？(2) 何種實業的技術乎？(3) 何種習俗的娛樂乎？(4) 何種科學的知識乎？(5) 何種信念乎？(6)

何種藝術乎？（7）何種理想乎？關於（8）民俗與（9）慣例，學校亦應不憚煩難而啓示之乎？若然，則所啓示者又何如乎？既經解答以後，再將其他各種制度，依次加以同樣的考慮。解答此等問題，第一須有職業分析的技術，第二須有先見的識力；二者之功用相等，不可偏廢其一。必需的知識既已彙齊，然後編製爲有秩序的進程，是則心理學家與學校行政人員之事，社會學家的工作，祇是選定各種社會歷程所必需的知識而已。

現在不必爲詳細的分析，且略述概要的結論。在一切制度中皆有慣例與民俗；其傳授也，多藉非正式教育的社會參與。在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中，當然應加以注意，但不必列入課程中，祇於家庭生活中及人羣接觸時加以注意可也。惟對於外來移民以及最低階級之子女，亦有正式教育之必要耳。再者，現代是一多變的時代，教育決不當聽任下代國民依盲目的摩倣以追隨變動，確當使其了解變動的事實，原因與利弊，道德教育在現代所以成爲重大的問題者，正因慣例動搖不定之故。重新整理，決不是純粹培養習慣的問題，更不是感情激動的問題，乃是新光明的問題。光明所由而產生的種種事實，學校必須藉有關人性與人間關係的諸項學科以供給於少年之前。

關於流行的信念與理想，亦復如是。各個社會皆有其種種信念。在靜止的社會，信念多藉社會暗示以學得。少年生活之理性化，皆依非正式的機關以行使之。擔負責任者，主要的是父母與密切的交

遊。但是即在野蠻社會於非正式教育以外，亦有啓蒙典禮(Initiation)一類之正式教育。現代小學中的各項學科，其結果皆不過培成各種信念而已。祇以現代是複雜而變動的時代，少年們所攜入中學大學的信念，有許多皆須加以根本的改造。今日之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應依科學的知識以掃除人類心中之迷信謬見。不然，則少年們必然長處於懷疑矛盾之中，而社會思想之混亂，亦無從解除矣。

理想與信念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信念變動，則理想亦必隨之而發生變動。理想之由一人以傳給於另一人，通常雖是依賴情緒的傳染(emotional contagion)；然而理想與信念之間畢竟具有不可分解的關係。在理想之變動中，必含有理想的認識基礎之變動。欲指導理想的變動，必須注意於理想的認識基礎。至若與此認識基礎有關之諸種事實，則與可資以修正信念之種種事實相同，而其來源，亦復無二。

討論人生性質與人生關係的諸種學科，今日通稱爲「新人本學科」(the new humanities)，包含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道德學、哲學與歷史。人本學科與自然科學不同，因爲其材料的來源與正確性，祇有甚少的一部分合於嚴格的科學；至其大多部則爲本書第一章所謂的新哲學的。然而欲使吾人的信念，理想，民俗，慣例歸於現代化，則唯有從此等學科中取得認識的資料。新

人本學科所包含的廣博知識，足以消滅流行的神祕。學校課程必須提倡之。

從小學以至大學，新人本學科皆應佔據重要的位置。地理一科最能開拓胸襟。其根柢深入於一切自然科學，其枝葉幹牽涉及一切社會科學。現時學校忽視地理，實爲一大不幸。大學初年級教授生物學，可培成高尚的人生觀念。中學校應當倣設；即在小學，亦可用簡單具體而生動的方式以教授之。心理而混合之以初步邏輯，可設置於初中三年級。心理學不比代數爲難學，而且對於人人皆屬有用。世人每謂數學可以訓練思想，故重視之；則何故不設立一種學科以教授人類思考之法則，並指示邏輯上的通常謬誤乎？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公民學，道德學，皆須用簡單的方式以教授之於中小學，蓋因此等科學所欲科學化的諸種信念皆有關於人類之一切制度也。各科既備，又加之以歷史，以啓發其比量能力。至於純正哲學，亦不可少。縱不爲正式的教授，亦可用非正式的訓誨以樹立一種哲學的宇宙觀與人生觀。從前的民衆，皆從宗教中取得純正哲學的教誨，現在則須涵納於教師與教科書之啓迪中。師範課程中，是否應當設立純正哲學，確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再論前表所列的種種理智資源。自然科學，地位鞏固，無須詳論。數學在課程中所佔的地位，其重要程度已超過於其社會地位。考其原因，皆不過因襲的而已。數學之發達，比科學爲早。在中古以及近代之初年，數學被認爲搜討上的必須工具。在科學尙少客觀的發現時，數學具有科學緒論的作用，故

在中學大學，佔有重要的地位。至十八世紀，鍛鍊說興，其地位乃益加鞏固。實則其社會的功用，大有懷疑的餘地，高等數學，在專家始有必要；平常人所使用者，皆不過初步的計算而已。應定爲專家的一種技術訓練，不當視爲人人必修科。否則，有背於平行原理，而浪費納稅人的金錢，枉耗學生的精力。至於用以鍛鍊思想之說，則在現代心理學上，更無存在之餘地矣。

美術之重要，不減於自然科學。第十七章將詳論之。實業技術之引置於課程中而用作教材，將討論之於第十三章。此處祇須指明過去百年間技術的發展是舊文明變爲新的高超文明之轉關。民治社會的中等學校，不應鼓勵青年穿戴白領的野心，應當教訓青年人人工作。

文明社會，皆有玩耍娛樂的技術，其精巧複雜，並不減於其實業的技術，第八章已曾言及不可因上學之故而妨礙兒童之玩耍與社交。既然兒童與青年在校之時間甚長，學校應當設置玩耍與社交之機會，其理由自甚顯然。在有歷史的學校中，頗多利用比賽與運動以發育人格陶冶品性者，如古代之希臘以及英國之諸「大公學」，即其顯例。美國學校在晚近數十年間，雖知提倡比賽與運動，但不過追隨習俗與風尚，並無適當的哲學。適當的哲學，其教授比賽運動娛樂之意義，必在於養成習慣，以便成人後隨時使用；其所給於打球走棋之地位，必不減於立體幾何與大學一級修詞學；其於遊戲與美術，必視爲休養的方便而樹立其密切的關連。如是之教育政策，必大有助於一般人民生活之豐富。